

1 沙滩

小孩堆小沙丘的手。

小孩的手指头，在沙丘顶端钻了个洞眼。

还是这只小孩的手，捧来海水，细心地往钻成碗形的洞眼里灌。洞眼里的水，渐渐往沙里渗，洞眼四周的沙变成黑色。

小孩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插进沙丘，将被海水渗黑结成碗状的部分捧了起来。

双手捧着它，缓慢地搬到石头上，准备并排放在刚才做好的沙碗旁。

可是，石头上的沙碗，已经干涸变形。手上捧着的那一个，也赶上一阵风，被吹得七零八碎，完全毁坏了。

2 字幕：

沙 器

3 东北线 羽后龟田站

盛夏的早晨。

短途区间列车徐徐开出站台。

字幕：

从上野乘直达快车羽黑号驰行九个小时，在羽后本庄改乘区间列车，第二站就到秋田县龟田镇。

4 车站的出口

东北村镇上一个紧贴着山的荒僻的车站。

在蝉的鸣叫声中，两个男子面带倦容，夹杂在稀少的旅客里，走出车站。今西（四十六岁）、吉村（二十七岁）。

吉村：今西，上哪儿吃饭？

今西：哦，就在附近找个地方解决吧。

5 车站食堂

铺面的一半成了出售土特产的地方。

顾客除今西、吉村外，别无他人。

吉村大口吃着盖浇饭。

今西一点儿胃口也没有。

今西：到底是年轻人啊。

吉村：啊？

今西：能吃能睡，你真行啊。

吉村：今西，你没睡好？

今西：哦，刚到鹤冈附近就醒过来了。

吉村：（笑嘻嘻地）那，你又作诗了吧？

今西：头次来东北，本想胡诌几句，可工作没完，哪有心思呢。

6 镇上的街道

一条盖满灰尘的马路。古镇上的一排排房屋。

今西、吉村走在路上，响起橐橐的脚步声。他们的前方是一座警察局的破旧建筑物。

7 岩城警察局 局长室

局长在交替地看着两张名片。

警察厅侦察一处警官① 今西荣太郎、西蒲田警察局便衣警察吉村弘。

操东北口音的局长，带着几分紧张的神态，接待远方来客。

局长：起初你们以为龟田是人名吧？

今西：对了，侦察总部已经委托警察厅，通报东北各县了。可是受害人的线索，还是毫无头绪。

局长：唔。

今西：最后就剩下卡梅达② 这句东北话的线索了。我们经过反复琢磨，断定可能是个地名，所以就跟你们联系，随即就……

局长：哦，原来是这样。你们特地从远方赶来，辛苦了。……正象你们看到的，这里是个小村镇，只要发生一丁点儿事儿，马上就会家喻户晓的。情况我们已经汇报过了，不

① 原文“警部补”，是警官职务之一，地位次于警视、警部。

② 日语龟田二字的读音。

知对你们有没有用处。据说，那个男子住在朝日屋，这家旅馆在本地也是个老铺子了。

8 朝日屋

一所古色古香的房子。

翻阅旅馆的店簿。今西、吉村在笔记本上记下：

茨城县水户市五轩镇 山平忠介

旅馆老板满口地道的东北腔。

旅馆老板： 那是个陌生的顾客，长相和衣着很不象样，所以我们不想收留，但他说钱嘛，不必担心，先交款也行。

吉村：房钱如数付清了？

旅馆老板： 是的。他清早离店的时候，还给女佣人小费呢！

吉村：那人有什么特征？

旅馆老板： 啊？

今西：他个子多高？是一般个子，还是……

9 镇上的街道

烈日当头。

一名便衣警察领路，今西、吉村跟随着。

10 挂面铺前

晾乾了的挂面，闪闪发光，耀眼夺目。

面铺老板娘向今西他们说明情况。

吉村：是在这儿附近吗？

老板娘：不，还要过去些。

吉村：那么，就在那一带罗。

老板娘：对，对。

吉村：那人就在这儿一直站了半个钟头？

老板娘：不，有时蹲下，有时来回走动……这人有点奇怪。

吉村：此外，他再没干什么别的？

老板娘：是的。他象是在看我们做挂面，又好象不是。简直叫人捉摸不透。

今西一言不发，始终定睛望着吉村同面铺老板娘攀谈。

11 衣川河边

欢乐声。孩子们正在河里欢快地游泳，激起一阵阵浪花。

岩城警察局的便衣警察、今西、吉村站在堤岸的草丛前擦汗。

吉村：那人就在这里躺过？

便衣：是的。

吉村：只是在这里躺过，没干什么别的吗？

便衣：这里没有闲逛的人，所以他很显眼。光是看到他的人，我接触的就有五六个。

今西：（略加强语气）打那以后，那个人就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在这个镇上露面啦？

便衣：是，是的。

今西默默地点了点头。

12 山网的道路

今西和吉村在一棵老樱树的树荫下，蹲了下来。

眼前是街道两旁的部分房屋和河流，远方是日本海。

岩城警察局的便衣警察正在那边同镇上的过路人悠闲地攀谈着。

今西：要说白费劲儿，不如说办不到。在旅馆店簿上登记的，恐怕是个假名字，地址也是随便捏造的，况且他在这个镇子里只呆了一天，就说跟踪追迹，也没个线索啊。

吉村：不过，为慎重起见，咱们是不是先到附近村镇调查一下？

今西：我认为这个任务可以交给当地警察去完成。

吉村：那么，今西你的意思是说，咱们该结束这个差事回去罗。

今西默不作声。

吉村：(失去信心但故作认真地加强语气)咱们好意思空手而归吗？

今西双眸凝注着吉村。

今西：(抑制感情)咱们专程来到秋田县，不带点象样的礼物回去，当然对不起侦察总部的同人罗！

吉村一言不发。

今西：侦察工作嘛，有时白忙一阵，甚至碰钉子，也在

所难免……至于那个人的情况，当然可以委托给当地警察去调查。不过咱们既然来了，也不妨去附近村镇调查调查，看有没有人最近到东京去至今还没有回来的……要知道，除这句东北口音的卡梅达以外，咱们再没有什么稻草可捞了。

吉村在聒耳的蝉声中，仿佛不耐烦似的，遥望着笼罩在远方天际的北海水平线上涌起的滚滚乌云。

然后，突然吐出这么一句话。

吉村：东北口音的卡梅达？

（划过）

13 东京 国营铁路蒲田调车场

天空微微发亮。

镁光灯咔嚓咔嚓地对着趴在铁路旁的尸体照着。

检验处的工作人员和便衣警察们在活动，当中有今西和吉村的姿影。

字幕：

案件发生在昭和四十六年^①六月二十四日清晨。

地点在东京国营铁路蒲田调车场内。

14 画面

装上警车的尸体。

今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肇事现场的证物——一块带血迹的拳头大小的石头。

① 1971 年。

疾驰的警车。

在大学医院解剖的尸体。

各种各样的化学试验反应。

肇事现场的照片、穿着衣裳的照片等等，最后是解剖的照片。

字幕叠印在画面上。

被害人年龄：六十至六十五岁，削瘦。

服装：老式成衣，没标名字。

足以证明身分的东西，如名片夹、钱包等一样也没有。

血型：O型。

死因：前头盖骨凹陷，象是被人用钝器（如石头、铁槌之类的东西）击伤头部及面部致命，并企图造成死者被火车压死的假象。

胃内容物验出酒精成分。

死去约莫三四个小时。

15 西蒲田警察局 侦察总部

酒吧女招待A在接受本厅一处三科科长的讯问。

在旁的今西和吉村。

字幕：

被害人曾经到过的罗恩酒吧的女招待。

科长：他是在十点到十点半之间来到酒吧的，对吗？

女A：是的。

科长：你怎么知道他说话带东北口音？

女A：哦，因为他的语音带斯斯腔。

* * *

接受讯问的女招待B。

科长：他的话带地方口音吗？

女B：是的。

主任：（对女B）是你亲耳听见的，不错吧？

女B：是的，地方口音很重。

16 罗恩酒吧

一间不大的托列斯^① 酒吧。

今西和吉村面对面坐在最里边的一个座间里。

站在旁边的女招待A。

柜台边站着侍役和两名便衣警察，在场的还有女招待B。当时的情景又原原本本地重现。

科长：你将客人叫的冷酒端到桌上以后，就要坐下来？

女A：是的。可没等我坐下来，客人就说，我们有话要说，请你回避一下。

科长：是那个年轻人说的吧？

女A：是，是这边的那一位。（指着吉村）

科长：那么你呢？

女A：我就去陪柜台前的客人了。

女招待A提心吊胆地走去，坐下。

① 酒厂的名字。

科长：（对侍役）两人离开这儿的时候，快到十一点半了吧？

侍役：是的。

科长：共上了三次冷酒，那两个人一直在埋头倾谈……不，是他（指着今西）同这个年轻人（指着吉村）在聚精会神地谈论些什么，是吗？

侍役：是的。

科长：他们谈些什么呢？那儿离这儿很近嘛。

侍役：是啊……可当时在放唱片，他们的话声又低……

科长：那么，那个男的（指着今西）同这个人聚精会神地谈论，依你看，他们俩象是什么关系呢？是在商谈买卖，还是朋友叙旧？

侍役、女招待们在回想着。

科长：内容记不清也没关系，总会记得片言只语吧。

女招待A、B悄悄地议论开了。

女 A：你没注意吗？

女 B：嗯。

女 A：当时我正给他们端去新添的冷酒。

女 B：（歪着脑袋）唔，我什么也没……

女 A：当我第二次上冷酒的时候，确实听见了一句什么卡梅达。

今西、吉村直勾勾地望着女招待 A。

科长：卡梅达？

侍役和便衣警察也在望着女招待 A。

女 A: 是的, 他们两三次谈到这句话, 什么卡梅达怎么啦, 卡梅达没变之类的。

今西用锐利的眼光盯住女招待 A。

科长: 卡梅达? 肯定是卡梅达?

女 A: 是, 没错。

17 酷热的蒲田市街

今西和吉村一边揩汗一边四下打听。

吉村: (精神百倍地) 肯定有地方色彩啊。

今西: 为什么?

吉村: 可不是吗? 在罗恩托列斯酒吧里同被害人边喝边说的那个年轻人是个重要嫌疑犯……这家伙身穿白运动衫, 是白色的运动衫啊。从作案的情况判断, 作案人身上准溅满了鲜血。

今西点头。

吉村: 他这身打扮, 不可能大摇大摆地走远的。

吉村莽撞地走进一间旧公寓。

18 另一条街道

今西、吉村在走着。

今西: 可是, 局限在某一个地区去考虑问题, 思路未免太窄了吧。

吉村: 为什么?

今西: 运动衫, 处理一下就行了嘛。可以把它扔在不显

眼的空地上或者臭水沟里。现时这个季节，如果里面还穿件无袖运动衫，或者圆领衬衫，谁也不会去怀疑他的。

吉村：哈哈哈，那当然罗。不过，假使这个设想成立的话，在现场附近早就该发现那件衣服了，可是至今还没有发现呀。

字幕：

但是，侦察工作难以进展。

19 西莆田警察局侦察总部

天气闷热，简直象在蒸笼里似的。

以莆田警察局长为首，全体侦察员聚集一起，本厅科长用忧郁的语气在陈述着。

字幕：

首先，被害人的身分至今仍未查清。

靠墙或背窗围坐成丁字形的便衣警察们。

今西、吉村也在座。

科长：其次，我们判断，作案人是在罗恩托列斯酒吧同被害人见面的那个年轻人……虽然连日来到处打听，也还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人、是何许人。还有，下落也不明。我们断定有血迹的运动衫，也还没有找着。

科长呷了口茶，又继续说下去。

科长：这么一来，除托列斯酒吧的女招待大塚君子所提供的、当事的两个人在交谈时说过卡梅达这个词以外，再没找到别的什么线索了。我们拜托警察局代查了，他们调查

了东北各县的六十四名叫龟田的人，谁都不知道他们的家属和亲友中有被害人的线索。

今西的嘴唇在微微颤动，仿佛想说什么。

科长：此案面临极端棘手的局面，尽管诸位连日来多方费神，但也迟迟不见进展。今天召集直接从事侦察工作的各位来，是想听听各位的意见，比如对本案今后应该进一步采取什么侦察方针，或者有什么感受，都可以谈谈。怎么样，请不必客气，也不要顾虑，就随便谈谈吧。

蒲田警察局的便衣警察部长筒井发言。

筒井：关于卡梅达这个名字……

科长：？

筒井：我觉得局限在东北地方，有点不妥。既然是他们两个人的朋友，就不一定非得限定在东北地方不可。说不定是东京人，或者是相反方向，在东京以西地区呢。

科长：唔。

今西也沉静地开了口。

今西：这……诺，卡梅达这个名字……是托列斯酒吧的证人说的。她亲耳听见他们在议论卡梅达怎么啦……没变什么的……听起来象是人名。但是，把它当作地名，也未尝不可。

众人的视线集中投向今西。

今西：这些日子，我就思索着这个问题。所以昨天我到了书店，不动声色地查看了铁路地图。

科长：有没有叫龟田的地方呢？

今西：有。

科长：在哪儿？

今西：秋田县。

科长：（不禁向年轻的便衣警察大声叫喊）喂，拿张分县地图来！

（划过）

20 东北 龟田 海岸

连个岛影都没有的、渺茫浩瀚的日本海。

在斜阳西照的沙滩上留下的脚印。今西、吉村一声不响地默默往前走着。

字幕：

在龟田住了两宿，一无所获，重上归途。

利用候车的时间，向日本海走去。

吉村：要是能从那个奇怪的男子那里抓到点儿线索就好了。

今西：（点头）哦，这么一来，这次外调也就不算白跑了。

两人继续在沙滩上行走。

今西止住脚步。

吉村也站住，在眺望。

吉村：天色多浓艳啊！

今西：（点头）

吉村：太平洋那边是淡淡的，这边却显得特别浓艳啊。

今西：（突然地）……毕竟是东北地方啊！

渺茫浩瀚的日本海罩上了暮色。

21 奥羽线 上行快车(夜间)

今西嘴里叼着一小截新生牌香烟，吐出一缕缕烟雾，眺望着窗外昏暗的景色。吉村在翻阅着周刊杂志。

今西：吉村，那件衣服的下落怎么样啦？

吉村：（抬起脸来）你是问那件运动衫吗？

今西：对。

吉村：从在现场附近没有发现那件运动衫来看，也许可以说明，此人不住在蒲田附近，而是从远处来的。从作案后的情况看，是不可能走远的。

今西：不，也许还会有这么一招，作案人在邻近有个中继点，在那儿换了装再逃走呢。

吉村：（目光炯炯）这么说，今西你的意思是说，他在蒲田附近准有个秘密隐蔽点，要末有亲友或情妇啰？

今西没有回答，浮上一副令人难以亲近的神色，掐灭了烟头，取出笔记本动手记了些什么。令人感到在他那奇妙的、令人难以接近的、古板而孤独的性格中，仿佛隐藏着一种执拗的信念。

吉村拿起周刊杂志。

（叠化）

22 同上 在列车上

今西收起笔记本，心不在焉地抽着香烟。

吉村把刚才在车站上买好的盒饭取出，饭盒磕碰发响。

吉村：该吃饭了吧。

今西：唔，（说着望了望）隔壁车厢好象是餐车吧。

吉村：啊？

今西：喝杯啤酒去，老闷着也无济于事。走，我请客。

23 餐车

今西、吉村津津有味地在喝啤酒。

今西：真想有个机会能这样悠然自得地旅行它两三天啊。

吉村：两条光棍去旅行，那太没意思了。

今西会意地笑了笑。

吉村：（作怪样）今西你也……

今西：（苦笑）傻瓜，我不是谈工作，而是说连孩子也一道带上。

吉村：哈哈哈。

餐车女服务员端来两三瓶啤酒。

今西：（抬手招呼）我说大姐啊。

女服务员：请稍等一会儿。

在他们对面的座席上，有四五个衣著入时的男人谈笑风生。不论从他们的文雅风度，或是谈话气氛来看，在奥羽线上穿着朴素的来往旅客中，都是很显眼的。

女服务员向这些男人走去，把啤酒放在桌上，然后把挟在腋窝下的一张纸条，递给那个一眼望去是个才貌出众的男子。

女服务员：对不起，请签个字。

那男子爽快地接过纸条，签字后交还给她。

女服务员：谢谢。

女服务员又走到今西他们跟前。

女服务员：让您久等了。

今西：结帐吧。

女服务员：两瓶四百圆。

今西掏出一个陈旧的蛙嘴式钱包。

吉村：那个人看上去不象个电影演员或者电视演员，是谁啊？

女服务员：是和贺英良。

吉村：（深深点头）哦，是作曲家……

女服务员：是的。

今西如数数好四百圆交给了她。

女服务员：谢谢。

女服务员拿起空瓶，转身走开了。

今西：（瞅了一眼）是作曲家？

吉村：是的，也是个有名的音乐指挥，听说去年应美国的大型乐团邀请，去过一趟美国，打那以后就红了起来。

今西：（不太感兴趣地）哦。

吉村：也是个报纸和周刊杂志的新闻人物呢。在日本音乐界，可以说是一位前程似锦的后起之秀。

今西：年轻有为啊。

映照在对面玻璃车窗上的那位作曲家的脸影。